

女逃犯

海男/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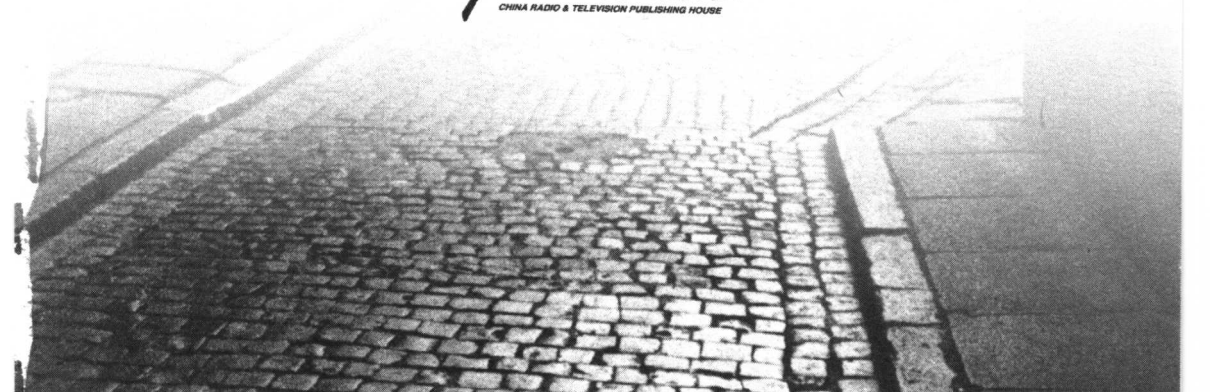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女逃犯

海男 著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女逃犯 / 海男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1

ISBN 7-5043-4859-7

I. 女...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4507号

女 逃 犯

作 者	海 男
责任编辑	余 文
封面设计	北京盛世宝业设计公司
责任校对	张 哲
监 印	陈晓华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海淀安华印刷厂
装 订	涿州市西何各庄新华装订厂
开 本	680 毫米×980 毫米 1/16
字 数	190(千)字
印 张	14.75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43-4859-7/I·637
定 价	23.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小说的私密性

——我和我的《女逃犯》(代序)

一直梦想着写那样一部小说：小说的私密性就像胸花一样镶嵌在私处。写小说需要一种机会，每个期待写作的人都在等待，在创造和焦虑之中等待属于自己的一个特殊机会降临。2005年的1月，这是干燥而冰凉的云南冬季的开端，我散步到了一条南边的铁轨前，在铁轨两侧是荒芜野草，迎着那个午后的冬日阳光摆动着，我就是在这条荒凉的铁轨边上虚构出了《女逃犯》——2005年，我的第一部小说。在那一刻，我动荡得很厉害，轰鸣的火车来了，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铁轨外的草丛间，我突然感觉到我的整个世界都在竭尽那种小说有可能的私密：即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关系。这就是小说的悬念和小说的故事往何处去延伸的意义。我所讲述的这个故事很显然对于我来说很陌生，与我过去小说的相同之处是女性故事，我一直在讲述女性故事，今天也不例外，自从我坐下来开始写作《女逃犯》时，我的题目很显然已经涉及到了性别。只不过，这个故事对于我来说很陌生又很新鲜，就像小说的女主人所置身的那种恐怖和战栗，如果写作需要制造一种情绪，那么对于我来说这情绪就像胸花中镶嵌的那种暗红色：它正微微地起伏着。

试图通过小说来解决社会问题并不是我的追求。然而，我着迷于人性，这个被我所建立起来的人性世界是用语词来构造的。在这部小说中，我比以往更注重语词，也有可能当我开始写这部小说时，我正在力图享受语词

女逃犯

生活给我生命带来的那种纠缠式的快乐。所以,我陷入了女主人公奇特的命运之中去,陷入了在两个女人傀儡关系中纠结出的色之谜的世界,它涉及到男人,在所有人性的中,男人和女人重叠在一起,不仅仅可以显现了性别之间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显现出了他们荒诞身体中产生的旋律。女主人公一直在往前跑,因为一桩活生生的人命案而变成了逃犯,因为恐惧而变成了别人的傀儡。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女人除了拥有姿色,还有诡计和阴谋,女人因为跟男人在一起,而学会了鉴别人性的真伪,因为男人而变成尤物和奴隶。

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我为这部小说制造了具有私密性的一朵胸花。我也为小说制造了令人焦虑的悬念。我喜欢在这部小说中女人因为记忆和历史制造了阴谋和复仇的计划,因为如此,这个故事才显得像南方红色的辣椒一样辛辣,它刺激着我们的五脏,刺激着我们生活中最暗淡的地方。

因此,小说的女主人公在后来的故事中开始追求着真理,这是一种心灵上的真理,因为只有真理才可能让她获得自由,只有真理才可能让她终止逃犯式的奔跑。简言之,只有真理才可能让她胸前镶嵌的那朵私密性的胸花开得鲜艳起来。

《女逃犯》是我写作生涯中的一种递嬗,犹如时间以巨大的、悄无声息的力量改变我们的容颜之谜。而那朵私密性的胸花是我献给读者和人性的礼物。

她,一个女人,因其人性之谜突然开始跑起来;因为恐怖而变成了逃犯。在活着这一强大的现实问题面前,她用其生命的力量一直在逃跑,这就是她的故事。此小说可翻开任何章节阅读,因为任何章节都变幻出一个小魔法,简言之,在逃亡的历程之中,任何一个细节,一个午后,一个半夜都是一个小故事。

1



此画面可以置李水珠于死地：事情应该从一个下半夜开始讲起，李水苗终于回来了。这正是李水珠为之等待的时刻。她拧开了开关，从床上翻身而起，大学毕业后她就跟妹妹同居一屋。大学毕业以后她一直在寻找工作。然而，宽慰她的是爱情。现在她已经逼近李水苗，她盯着李水苗的胸脯说：“我们必须谈一谈，我们务必尽快地谈一谈。”她感到自己嗓子在冒烟，她刚才拧开灯时，仿佛触到了火苗，现阶段已经进入了最炎热的夏季，她感到内衣、袜子、口腔、鼻翼、头发、脖颈、脚趾头都在冒烟。她尽力地控制好局面，如同藏好打火机、火柴、煤气开关和电阻丝。

然而，她的嗓子已经开始冒烟。李水苗哀求似地说：“我知道你有多恨我，我们不必吵架，母亲一直在失眠……她也许刚睡熟，我们可以到外面谈，到外面……”她点了点头说：“好，就到外面去，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去，到对面饭店的22层楼顶上去。在那里，谁都不会听见你我在吵架，谁都不知道你诱拐了我的男朋友。”李水苗哀求似地说道：“姐姐，请你小声一点。”

她们一前一后地出了门，母亲像幽灵一样站在客厅中央，她也许刚出了卫生间，她穿着白拖鞋，像一道暗光，母亲说：“你们要出门吗，这么晚了还要出门吗？”没有人回答母亲，两姐妹拉开了门，朝着夜色奔去。

李水珠说：“我们到对面饭店的顶楼上去，你不是害怕母亲吗？你心虚

了吧,既然如此,我们就到一个谁也无法听见我们吵架的地方去吧。22层,多好的地方啊,微风轻拂着那地方,即使是一个炸雷,也会变得那么轻……好了,我们上楼吧。”

两姐妹乘着电梯上了楼,来到21楼,然后通过一道楼梯,楼梯旁边大约是洗衣机房。洗衣机房在整夜整夜地轰鸣着,运转着,那旋转的泡沫仿佛把两姐妹推到了一个边缘。

是李水珠把李水苗逼到一个边缘,她们步入了22层的平台上,热风呼啸过来,又冒起了令李水珠感到口干舌燥的那种火苗,那火苗仿佛已浸入了她的肌肤,一种灼热的痛,然后火苗开始入侵她的器官。她的器官——乳房、阴道、心脏、肝和肺部都开始冒烟,尤其是她的阴道,那像扭曲起来的一道火苗。她已经把李水苗逼到了边缘,那围栏很低,低得可以看得见空洞的外面,也就是说,在围栏的外面,就是空中划过流线,如果在白昼,你会看见空中飞翔着小鸟。

李水珠离李水苗很近,她压低声音说:“你一定跟我男朋友上床了,你一定在床上无耻地扭动着身体,我男朋友一定欣赏你身体的一片扭动,那无耻的叫声,我男朋友一定疯了一样地欣赏你……”

李水苗已经被逼到了边缘,两个人都忽视了这是一个世界的极限。边缘是什么呢?谁都知道有多美丽,因为我们身体的边缘意味着我们的探险,沙漠和屋顶都是我们的边缘,拖拉机经过的地方也是我们的边缘。然而,谁都在此刻忘记了。这边缘是可以致命的,因为李水珠的语言就像一种仇恨的火苗激起了李水苗的全部欲望:“他并不爱你,他在床上说他并不爱你,你满足了吧?”李水珠就在这一刻,举起了自己的手掌,这手掌是用来拍击、触摸物体的,她的手掌拍击过虫卵、蚊子、苍蝇和泉水;她的手触摸过皱褶、波浪、男人身体的曲线。

此刻,她举起手掌,她就是要用她的手掌横扫李水苗的脸以及身体中的无耻,她又一次把李水苗逼到最后一种极限。这极限就是瓦砾碎片,是纵身而下的深渊。这极限把身体推出了人的范围可以依附的基础,身体

若失去了基础,面临的将是抛掷、落下、凋零和毁灭。李水苗的身体就在这一极限之中以最快的速度滑落而下时,李水珠看见了李水苗的鞋子脱离身体的那一刹那,在茫无边际的空气和气流之中,鞋子和身体分离开去,朝着各自的毁灭坠落而下。

平台上只留下了李水珠,两者之间的分离把一个女人推到了另一种极限,李水珠快步走到边缘处朝下望去,她看到妹妹李水苗的身体还在动人心弦地如同布片一样飘动,她本可以飘落而下,只要她脚朝前一扭动,她们的命运就可以殊途同归。然而,就在一刹那间,她后退了,她后退到了最安全的地方,平台上有一堆水管,零乱地堆放着,如同夜色中从水草地上突然冒出的水蛇,它们正目视着她的胸脯。



2

她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她不停地后退,从这一刹那间开始,她就选择了后退,然后是电梯,她顺着电梯滑落而下,退到了饭店的花园中,几个人已围成了圈,那是饭店的保安,一定是他们刚才巡逻听见了撞击。这撞击声并没有到达李水珠的耳朵之中,因为撞击声发出时,她正顺着电梯下滑,完全封闭式的电梯阻止了声音到达她耳边,所以,她满以为李水苗还在活着,她只是被空气、浮云、树枝和惊恐、无耻绊住了身体而已,因而在小花园,她开始不顾一切地奔向地上的身体,那是从22层楼上落下来的身体。

几个保安已经在给110打电话。她靠近了李水珠的身体,保安走上前阻止她说:“你是什么人,不许靠近她,我们要保护现场。”另一个保安说:“要不要送医院?”他们已经拨通了120的电话,救护车15分钟后就会到达。刚才问她的那个保安又一次对她说:“你是她什么人?”她缩着身体,

从那一刻开始,她的整个身心都在扭曲起来,每听到一阵风声、车轮声、叹息声她都会缩起身体。很快110、120的车同时出现了,有几个警察勘查了现场,接下来,120的担架落在了李水苗的身边,几个穿白大褂的迅速地将她抬上了车,李水苗被送往了医院。110的警察依然未离开,此刻,外围已经来了许多的人。

李水珠打了一辆出租车奔向医院,她的脑海中不断地重现着一个保安向110警察讲述看到的情景,年轻的保安恰好经过那条石板路,李水苗的身体撞击在石板路上时,他以为是地震了,他环顾着四周,回过头去,便看见李水苗的身体蜷曲在石板路上,他走上前去叫唤道:“喂,你为什么躺在这里?”然而没有任何声音,另一个保安惊叫着从另一条小径上跑来了,他惊叫着,他以为是一团棉絮从空中落下来了,他没有想到是一个人从空中飘落下来,因为他看见了飘落的过程。

一团棉絮和一个人到底有多大区别,如果一团棉絮从空中落在地上,它会发出撞击之声吗?李水珠的泪水在这一刻完全蒙住了双眼,她离开了现场,她不断地想着一团棉絮和一个人的区别。她太熟悉棉絮了,每当躺在床上时,她的身体每夜都在棉絮的柔软、轻盈的棉絮中翻滚着,她想着裹住身体的棉絮,想着那种柔软的舒适性,而身体却是另一回事。

然而,她的妹妹李水苗的身体从22层楼上落在了石板路上。自此以后,李水珠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翻天覆地”这个词太危言耸听了,太夸张了,太极端了,不过,就是从那一刻以后,李水珠在黯淡的小道上,开始避开保安的目光,这是第一道关口,保安的目光是必须避开的,因为保安看见了她跌跌撞撞地奔向李水苗的情景,那时候的她,什么都不害怕,什么都来不及想,需要避开的还有110的警察们,他们来得太快了,比她想像的及时,120的救护车当然也快,就像箭一样飞过来。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警察赶到时,已经围了三层人,她被挟裹在其中,从那一刻起,她就被挟裹着。

也许唯其被挟裹住,她的身心才可以隐藏,在之后,她的命运和身体

将被众多的事物和世界所挟裹住。除了墙壁和房屋挟裹住她外,还有陌生人流所延伸的好地方;除此之外,挟裹她的还有奔逃之声,她此刻正奔逃在医院的抢救室外,这是一条幽深的走廊,潜游在走廊上的来苏水味儿足可以令她窒息,然而,她的鼻翼依然扇动着。



3

令人窒息的几个小时过去了,急诊室的门哗然打开,一道寒冷的凉气在那个炎热的下半夜穿行而来,使站在门口一直在守候中的李水珠浑身战栗了一下,她慌乱地仰起头来,走向那个她认为是救治李水苗的医生。当她一开口,医生就问道:“你是死者的什么人?”哦,李水苗突然变成了死者,不可能吧。她怎么也不肯相信地靠近从手术室推出来的床,滑轮摩擦着地板的声响回旋在走廊里,她伸出手去的姿态仿佛从一枝残枝上凋零下来的水果。白布被掀开了,她看到了李水苗的脸。推着滑轮的医生突然扭过身来大声问道:“你是谁,你到底是死者的什么人。”然而,她开始在这声音中奔跑,她已经知道,李水苗已被送到停尸房去,因为这是一具无人认领的死尸,因为这是从22层高楼上跌下来的死尸。

她到底是谁?她奔出医院,她必须奔出医院,李水苗死了,在她举起手掌之后,李水苗被逼到了边缘。她到底是谁,难道她就是凶手吗?她用最快的速度回到家,她的父母已经睡去了,每个下半夜都是父母进入梦乡的时候,所以,她不想惊醒他们,从打开门的时候开始,她就赤着脚,她奔向卧室,她知道天亮以后,一场铺天盖地的、惊雷似的轰鸣将降临这个家庭。

保安和医生的声音交织在她的面前:你是谁?你到底是死者的什么人?所以,她知道,从一场死亡中逃逸出去,这就是她的命运。她拉开抽屉,里面有她的身份证、零用钱;她拉开衣柜,她的衣服和李水苗的衣服挂在

同一个衣柜里面,她随便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塞进一只旅行包里,然后出了卧室,她蹑手蹑脚地到父母的卧室外,倾听了一下动静,这个世界的动静暂时是平静的,就像父母起伏的呼吸声一样有秩序。

只有李水珠在这个下半夜进入了不正常的秩序之中。简言之,从她带着妹妹出门的下半夜,世界就失去了正常的秩序,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她的内心,看到她那团在夏日炎炎的烈日下燃烧着的嫉妒的火苗,那么,我们就知道正是那嫉妒使她失去了正常的秩序。

她摸黑下了楼,才发现自己用手拎着鞋子,依然还赤着脚,很显然,她已经害怕任何人在这样一个时刻看见她,所以,她克制住身体的任何一个节奏,她不想让身体在这样一个时刻撞击出任何一种声音来。她已经进入23岁,她具有许多生活经验中的一种经验,那就是如果这个世界都看见了她和李水苗置身在22层楼上的情景,她就变成了凶手。

她穿上鞋子,挟裹在了平静夜色之中。此刻她只想逃避开警察的目光,逃避开保安、父母和医生的目光,她知道事情并没有她想像的那样快,是的,事情并没有坏到最后的极限,因为没有任何人见到她在那个半夜同李水苗上了22层楼,当然,母亲知道她姐妹俩一块儿出去。如果想寻找什么证人的话,母亲是唯一的证人。

现在,用不了多长时间天就会发亮,黎明的降临让她感到畏惧,所以,她想赶到火车站,她还是想离开这座城市,她想让母亲知道,她和李水苗出门以后就没有出现过。现在,似乎她最害怕的人就是母亲了,至于那些个警察、饭店保安还有医院的医生,都只跟她短促地见过一面,并不会记得她的面孔。而且又在晚上,夜色会让面孔失去清晰度,失去真实性。哦,应该感谢夜色,如果没有夜色的掩饰,那么,李水珠就不会走上逃跑的第一步。

坐上火车时,时间已经进入了黎明。这是火车站发出的第一班列车。她坐在窗口,一动不动的姿态已经接近于一具木乃伊,已经接近于焦虑的、惊恐的病人的面孔。火车朝前滑动时,她的目光本能地掠过了车窗。

车窗外,几辆摆着饮料、面包的三轮车停放在月台上,几个为数不多的送别者打着哈欠,懒洋洋地挥着手臂向送行的人辞别。那些手臂或长或短,或纤细或粗壮在挥动着。她的对面坐着一个吸香烟的男人,从一上车,他就开始吸香烟。她讨厌香烟味,她第一次恋爱时,男友的嘴里散发出的香烟味弄得她很不舒服,那些香烟味从牙齿和舌头中散发出来,使她后来忍无可忍,终于,她划清了两个人分手的界线。

第二个男友降临在大学校园的舞会中,他带着她在舞厅中旋转了几个星期后,两个人再度陷入了难舍难分的热恋之中去。这热情只持续了一年,他和她都相继毕业,跨出了校园,然后她公开地把男友带回家来。很显然,她后来在漫长的逃亡生活中回首往事时,把这一切错误归咎于那个傍晚的橘红色的光线。

那天傍晚,她穿着一条橘红色的裙子,这是她最喜欢的色彩:热烈而又疯狂。她听到男友的敲门声时很激动地打开了门,她没有想到门外站着的不仅有男友,还有李水苗。他们是在楼下相遇的,因为李水苗长得太像李水珠了,所以,男友一眼就认出了她就是李水珠的妹妹。事情就是从那个傍晚开始的,在餐桌上,男友的目光除了盯着李水珠之外,当然也在盯着李水苗,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语言,两个人都是从艺术学校毕业的,虽然两个人没有从同一座大学毕业。相反,李水珠——这个从哲学系毕业的人被搁到了一边,也就是从这一天晚上开始以后,李水珠就发现了李水苗在跟自己的男友秘密地约会。

这约会从餐桌开始过渡到酒吧,再过渡到旅馆。因为李水珠男友是不会把李水苗带到他的出租屋兼画室去的。李水珠有他出租屋的钥匙。此刻,她握着那把钥匙,她很想从窗口把钥匙抛下去,窗外不时地出现陡峭的山坡,如果把钥匙抛出去,它就会顺着山坡再滚动开去,如同李水苗的坠落。激起她愤懑和嫉妒心的就是当她发现男友和李水苗在旅馆开房间约会的那个黄昏:刺鼻的香水味从关闭的房间门中弥漫而出,随即她听见了一阵青春或放荡的笑声,一阵令人肉麻的笑声,一阵对于李水珠来说是

致命的、无耻的、撕心裂肺的笑声。

李水苗同男友偷情时的笑声震动着她的耳膜。她想割去她的耳朵,这样她就不会听到那声音了。然而,笑声却移植在她心灵深处,犹如一个毒瘤在她身体恣肆地生长着。这一切使她带上李水苗出了门,上了22层楼。

五个小时以后,火车到达了终点站。她上火车站时,并没有任何目的地,她买下了那个黎明第一班列车的火车票,她只想快点离开,快一点离开母亲的视线,快一点离开22层楼,快一点离开警察的目光,快一点离开在停尸房中的李水苗。因为快一点脱离现场,已经成为她的宿命。

在这种宿命面前:她下了车,来到了这座叫香亭的火车站。有关宿命的问题就是从火车站开始讲述的,它是这部小说的女逃犯李水珠逃亡生活中的第一个地名。

4



走出火车站,才发现车站离香亭县城还有五公里。车站门口停着几辆摩托车,一个男人走上前来问她是不是想到县城去,男人说只需五块钱就可以到县城,太便宜了,这段路是没有出租车的,也没有公共车,如果步行需要一个多小时,而且这段路是如此的荒凉,一个女孩独自走太不安全了。李水珠来不及犹豫就上了摩托车。她太熟悉摩托车了,在与第二个男友恋爱的时光里,她总是坐在摩托车后座上,她用青春的身体占据着后座,而她的两手总是紧紧地抓住男人的腰。她此刻毫不犹豫地上了车。男人说:“你别害怕,你是从大城市来的吧。”她没有吭声,对她来说,一言不发就是状态,她就是用这种一言不发达到奔逃的第一步。到达一座看上去僻静的小县城,找一家旅馆,她知道从此刻开始,钱包里的钱会不停地减少,天知道今后会过什么日子,总之,她知道李水苗一死,自己就成了逃犯。

她闭上双眼,风真大,何况她没有头盔,她来不及跟男人要头盔就上了车,这就是命,越是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人的宿命就开始隐现而出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宿命就像灵魂附体一样离不开你了。她闭上双眼,这一路上,她一直紧闭着双眼,为了防风沙吹进她眼里,而当她微眯起双眼时,看到了满眼的绿色和果枝,这路上的情景并不像开摩托车的男人所说的那样荒凉,甚至可以说根本就看不到荒凉,看到的是夏日的全部绿色。

她开始感觉到开摩托车的男人在撒谎,不过他撒谎是自然的,因为他得拉客,没有人坐摩托车,他的生存问题如何解决。因为用不着闭上双眼了,满眼的绿色出现在她的视野中,后来她竟然看到了出租车,这使她再一次感觉到这个男人的不诚实。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为了生存总得撒谎,她又一次理解了他,反正,五公里之后就到县城了,她麻木的身体接纳了这种谎言之后,听凭自己的身体在摩托车上呼啸着。

每一次坐在男友的摩托车上,她的身心都在呼啸着,那是一种青春和肉欲的呼啸,男友会带上她去他的画室,男友会拉上窗帘,那窒息般的热吻之后,就是身体在地板上的翻滚。而此刻,她的身心呼啸中带着一种恐怖,不过,就要进入一座县城的入口处了,这很重要,就像男友进入她身体的入口处一样,只有在那刻,她感觉到一种身心的、全部的熔炼,一种被火焰熔炼的过程,终使人的身心进入另一种境界。

是李水苗破坏了她身心获得的境界……开摩托车的男人带着她拐到一座小院,然后又拐了出来,她的本能告诉她,已经进了县城的入口处,县城的入口处是敞开的,就像女性的身体对男人时敞开着。为什么男人还带她奔驰而去呢?

她开始大声地问男人这是怎么回事,她让男人尽快停车,否则她要叫警察了,男人仿佛并没有听见她在说话。反之,他加快了速度,朝着县城外的一条公路奔驰而去,摩托车已朝着县城外的一片小树林奔驰而去。速度太快了,使她根本无法往下跳,何况她男友过去提醒她:摩托车加快速度时,宛如风神带着你在飞翔,所以,男友让她一定要抱紧他的腰,否

则,风神会让她飘起来。

此刻,她已经来不及思虑男友为什么那么快就背叛了她,跟妹妹李水苗苟合在一起。因为摩托车太快了,这种速度仿佛使她和男友的世界分裂开来。事实上,她和男友的世界早就已经开分裂了。而此刻摩托车突然在一片小树林中停了下来,开摩托车的男人,大约三十来岁,盯着她胸部说:“我很饥渴,我老婆离开我很久了,是跟着一个浙江商人跑的,我的摩托车无法追上她。我真笨啊,那天上午,邻居告诉我说我老婆跟着那个男人打出租车去火车站了,于是我开始追,追的滋味是那么苦,那么无奈,等我追到火车站时,火车已经开走了。从那以后,老婆就失去了一切音讯,仿佛她从这个世界彻底地消失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饥渴着,看到你独自一人出现在火车站时,我就知道,你来了,太好了,我今天一定要带你做那件事,我一定要……”

他一边说一边走上前来,然后用他的手臂撕开李水珠的衣服说:“你别无选择,今天,你别无选择,你必须躺在地上,这地上真柔软,我跟我老婆谈恋爱时,我们经常来这里,她真顺从,像一头母鹿一样温顺地躺下去,然后叫喊着,这小树林安静极了……我真没有想到像我老婆这样温顺的女人也会背叛我……好了,让我老婆现在下地狱去吧,我每天都诅咒她很快下地狱,让她这个放荡的女人到18层地狱中去生活。好了,躺下,听我的话躺下,尽管你是从大城市来的女人,你也要躺下去,否则,我要动粗了……我不喜欢动手,因为那是强暴,我喜欢女人自己动手,为什么你不动手呢?你的脸在扭曲着,你为什么不动手呢,为什么不动手……”

他一边说一伸出手去大声说:“在火车站,当你出现在我视线中时,我就感觉到我的身体有了热度,有了占有你的欲念,这说明我喜欢你了,如果我不喜欢你,我的那个东西就不会挺立起来……”男人已经伸出手去解她的衣服,就在这一刻,李水珠张开嘴狠狠地咬了男人一口,男人不得不松开她。

男人说:“你越咬我,我就更觉得我有强暴的必要,好了,现在,看来,

我不能强暴你,我不能去剥夺你不想给我的东西,既然如此,我送你回去吧,我把你送到县城的旅馆住下来吧,我就是这样的男人。现在,你可以松弛你的面部神经了,你可以停止你牙齿间的摩擦了……”

男人终于不说话了,他已经坐到摩托车上去,李水珠用双手护住胸部,女人捍卫自己的时刻就是从捍卫自己的胸部开始的,几分钟以前,她仿佛被置入了一场水深火热的深渊之中去,那时候,她觉得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拯救自己了,所有银幕上出现的强暴行为都被她碰到了,叫喊是徒劳的,四周的静谧如此可怕,竟然连飞鸟都看不到,这里仿佛远离人世,她被放置在地面上,而男人就在地面上说话。

在上面说话的男人是一个强暴之徒,而不是她昔日的男友。这场景已经被置换,她男友用力压住她身体,如果说她男友的身体是一块石头的话,她的身体则变成了棉花和水。两者之间紧拥着,在令人透不过气来的世界中融为一体。她没有想到,男人在不停地说话,节奏很快,使她知道男人的命运,后来,他竟然放手了,他不再是强暴之徒了。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她只可能坐上他的摩托车回县城去,环顾四周,根本就看不到回县城的路,如果她步行的话,天知道要什么时候才到县城呢?她只好上了摩托车,现在,摩托车不像刚才那样快了,摩托车很缓慢地向前滑动着。

一场挣扎终于结束了,当摩托车到达县城入口处时,开摩托车的男人碰到了一个熟人,他停下来和另一个男人说着话,李水珠就在这个时候跳下了车,然后就开始跑,她看见了县城的警察,他们是巡逻警察,排成一队,她有一种冲动,想跑到警察的队列之中去,倾诉她的遭遇,然而,在一刹那间,她突然想起了那些在李水苗死亡现场现身的警察来,于是,她朝着相反的方向跑着,她回过头去,看不到骑摩托车的男人了,她这才松了一口气。



她登记了旅馆的房间以后,还在回望着四周,她太害怕那个骑摩托车的男人追上来,所以,一旦她确定周围没有那个男人之后,才打开客房的门。她掩上了门,关上了窗帘,一动不动地伫立了几分钟,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她想进入的小县城,现在什么声音也没有,什么现场也看不到,她置身在世界之外,她看到客房中有一只很旧的沙发,有一个带有穿衣镜子的枣红色的衣柜,有一张不大不小的床。她靠近了床,床单看上去还算干净,似乎才刚刚换洗过。随后她去了一趟卫生间,卫生间在漏水,地板上布满了水渍,她刚想开门叫唤服务员就听到了敲门声,也许是服务员送水来吧,因为刚才登记房间时,服务员说一会就给她送开水来。她打开了门。

一个理着平头的男人站在门口对她笑了笑,还没等她反应过来男人就走了进来。男人拉开了窗帘说:“空气太闷了,让空气吹吹房间,哦,我是来道歉的,刚才我太不像话了,我太像一个暴徒了,我的行为一定已经吓坏了你……”李水珠指着男人说:“你给我出去,你要再不出去,我就会叫警察。”

他笑了笑说:“用不着那么紧张,我会出去的,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并不是让你讨厌让你害怕的那种人,刚才是我鬼迷心窍了……好了,我走了。”他说完话,服务员就进来了,拎着一只红色地暖水瓶,并给她的房间带来了一份省城的晚报。幸好有服务员进来,否则,她将陷入什么样的困境,她害怕极了。服务员一出门她就锁好了门窗,光线顿时暗了下来。

在这里,光线确实需要暗下来,她已经想好了,如果再听到除了服务员之外的异样的敲门声,那么,她就打110,她一定要打110,现在光线越来越暗,似乎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给她带来了一种安全感。确实,现在的她,